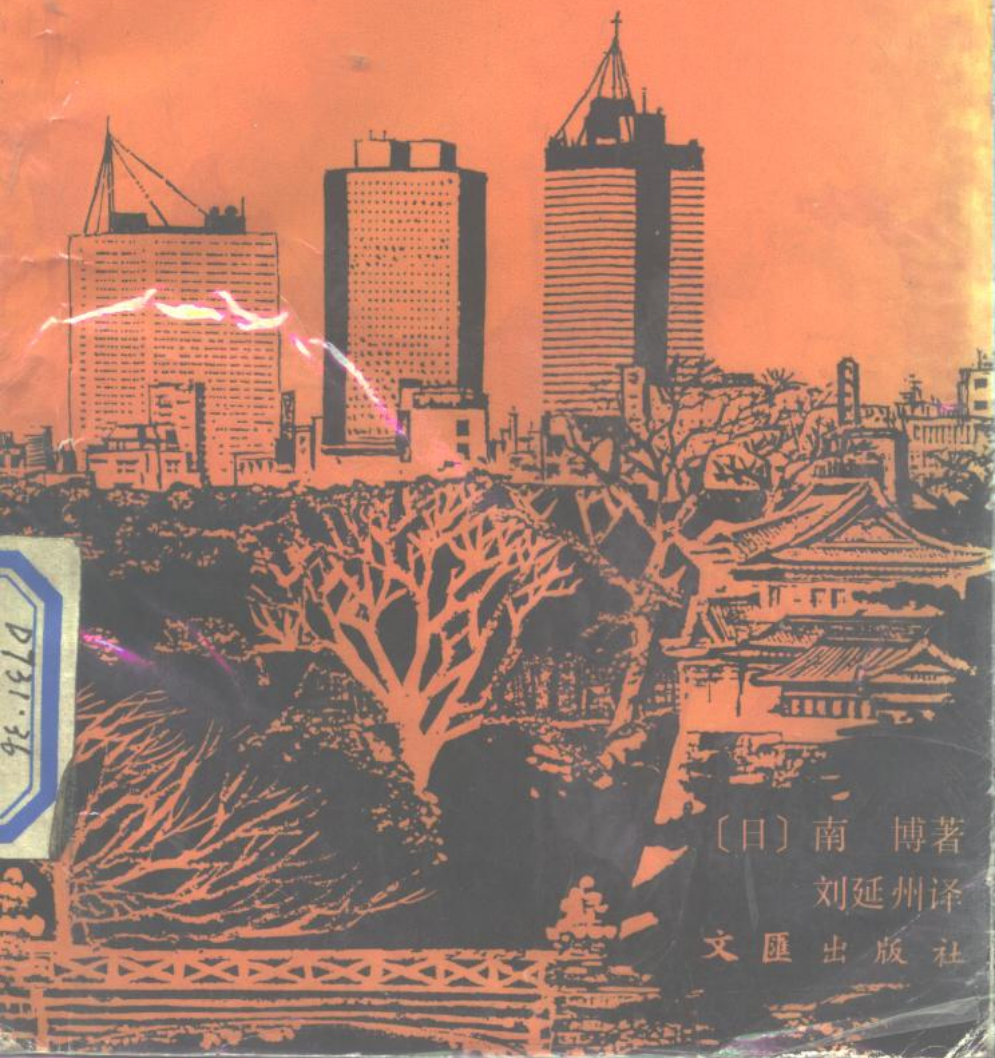


日本的自我

——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



〔日〕南 博著
刘延州译
文 匯 出 版 社

0731.36

〔日〕南 博著 刘延州译

日本的自我 ——社会心理学家 论日本人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车明玉
封面装帧 杨利禄

日 本 的 自 我
——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
(日)南 博著 刘延州译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圆明园路14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22,000

1989年5月 第1版 1989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

ISBN 7-80531-076-0/G·44

书号: 7455·76 定价: 4.00元

作者前言

三十年前，笔者的《日本人的心理》一书问世。自那时起，笔者一直研究的中心题目是日本人的问题。

其间，在日本有许多论日本人的书出版。一时，甚至可以称作“日本人论热”，众多的日本人论一拥而上。日本人对于自己的国民性如此关心，这一事情本身便提出了一个日本人的国民性的“自意识过剩”的问题。这是因为国民的大部分，既作为个人，也作为国民，在留意他人或外国的眼睛的同时，也不放松自身的观察（见拙著《日本人论的系谱》，讲谈社现代新书）。

笔者在这三十年里，就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从种种角度，以不同的题目，分别作了探讨（拙著《日本人的心理和生活》、《日本人的艺术和文化》，劲草书房出版）。本书试图将这些个别的题目共有的东西归纳起来，作为前提，探讨一下日本人精神构造的基本特征。

很多人已论述过日本人行动方面的日本式特征，日常的生活行动，政治、经济的社会行动，艺术、宗教、教育、科学的文化行动，等等。可是给这些行动以动机、一贯方向和色彩的心理基础，不是别的，而是我们日本人的个性所共有的自我构造。

笔者早年就认为缺少主体性的“自我不确实感”的存在，

是日本人自我构造的一个鲜明特征。这种不确实感表现于消极方面，如怯懦、内向、多心、认命等，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才有体谅、同情他人之心，而且为克服不确实感，又复合进去专心致志、研究欲、进取心、灵活性等好的行动倾向。

关于这种复合状态，本书“多元性和灵活性”一章有所探讨。正因为有这种多元的自我构造的存在，才有基于此的多元的角度，于是才接连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多元的日本人论。

众多研究者的种种日本人论，在立论、资料、解释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笔者在这方面想探讨的是：

首先，将历史心理学的方法作为引桥引入日本人的自我构造的研究。这就是沿着日本人的社会心理的变迁，即笔者所说的社会心理史，看一看现代日本人的自我构造的各种特征，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围绕这一问题，既有从历史上追溯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形成，向古代精神古层追求的“古层说”，也有弗洛伊德的“原始心性”和荣格主张的“原型”那样的“无意识说”。可是，如果把问题和现代人的心理紧密联系起来考虑，那么，自我构造的部分，无论如何，是通过自、他的对人关系决定的。日本社会的对人关系在江户时代的封建社会、锁国社会里，大体是固定的，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明治以后打破了它的固定性。我认为从这样的社会心理变迁，看日本人自我构造的形成过程是最无可非议的。

明治维新的变革，大大改变了江户时代的固定的对人关系，因原则上实行四民平等，确认自、他的相互关系，渐渐变得困难起来。虽然在取代等级制的阶层性社会里，还保留了敬语那样的交流形式，靠它还可以表明自、他的相互关系，但是从明治到大正，进而又经过了昭和时代的五十年，至今，由阶层和年龄差而定的对人关系也失去安定性，从而使现代人的自我

不确实感进一步加深。

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大众社会、管理社会中，我们每日为被动地接受过剩的信息而团团转，在这样的情况下，确立自我，能够主体地思考和行动，越来越困难。规格化的制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划一化、定型化，更加阻碍着个性的自我的实现。

社会的现代化，它的一个标志，本来应该是人人确立自我，并促进在这一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可是日本的现状，管理社会的性格还很浓厚，不论教育方面，还是工作现场生活，都实行着对人格的“质量管理”。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自我不确实感加深，种种心理上的不能顺应的症候蔓延，是当然的。这些心理上的不能顺应的困难，在人类为未来担心的今天，也是必然的社会心理现象。笔者的意图只是想就其中尤其是扎根于日本人自我构造中的自我不确实感，及其心理上的处理，提出一个线索。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岩波书店的小川寿夫表示感谢。他从本书的计划阶段起，便一直积极予以合作。黑田美佐、山本绿、林阳子担任了本书原稿的记录、抄清工作，也向她们致谢。

南 博

1983年8月

目 录

作者前言	(1)
一、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实感	(1)
1. 自我不确实感	(1)
自视的我和被视的我(1) 他人之眼和介意他人	
(3) 自我不确实感(4) 历史心理学的背景	
(5) 现代的条件(7)	
2. 集团我的形成	(9)
集团主义(9) 命运主义(9)	
3. 自我的位置	(10)
4. 定型化和完全主义	(11)
“型”的意识(11) 强迫性倾向(12) 完全主义	
(13) 自我强迫(14)	
5. 多元性和灵活性	(14)
二、集团我的形成	(16)
1. 个人我、集团我、家族我	(16)
与集团一体化(16) 集团意识(17) 爱国心	
(19) 信仰集团永存(19) 家族我(20) 阿	

格丽皮娜情结(21) 一体化倾向(22) 共命运意识(23) 家族自私主义(24) 家族我的崩溃(25) 疑似家族我(26) 以家族的称呼称陌生人(28) 同罪意识(29)

2. 义理、人情的复合 (30)

义理和人情(30) 义理——反义理 人情——反人情 (31)

3. 耻、罪复合 (33)

耻与罪(33) 自罚(36) 视线恐怖(36) 自我防卫(37) “间”的意识(38)

4. 日本式的受虐和日本式的施虐 (39)

日本式的受虐(39) 自嘲(40) 忏悔(40) 自肃(41) 与日本风土的关系(41) 日本式的施虐(43) 对亚洲的意识(44) 蔑视西欧(45) 代替满足(46) 集团性的施虐(47) 集体性的不负责任(47) 自我确实感的崩溃(48)

三、为自我定位置 (50)

1. 问候和交换名片	(50)
问候(50) 初会面(51) 名片的起源(51) 名片的功能(53)	
2. 赠礼和回礼	(55)
赠方和受方(55) 礼品的定型化(56)	
3. 定地位的等次	(58)
定自己的位置(58) 地位的象征(59) 收藏癖(60) 职业人称呼的等次(61) 皇室用语(62) 敬语措词(64) 对人意识过剩(64) 敬语的变迁(65)	
4. 名次和顺序	(67)
名次社会(67) 训诫之类的名次表(68) 明治以后的名次表(69) 现代的顺序表(70)	
5. 对西欧的自卑感	(70)
国民性的自嘲(70) 崇拜西欧(71) 外来语的泛滥(73)	
四、定型化和完全主义	(75)

-
1. 惯行和礼仪 (75)
“型”的文化(75) 惯例、前例(76) 追循过去
和期待未来(77) 传统节日活动(78) “祭”(79)
一律性(81) 家庭内传统活动的复活(82)
 2. 组织和交流的“型” (83)
人的关系的“型”(83) 气质谭(84) 血型 和 星
座(86) 书面语言(87) 口头语言(87) 集团语
(88) 流行语(89) 年轻人的文化(91) 交流样
本(92) 礼节(94)
 3. 流行和风俗 (96)
风俗(96) 时装(97) 公司的制服(98) 方便食品
(98) “文化住宅”(99) 个体主义和集团主义
(101)
 4. 余暇活动 (101)
电视(101) 体育解说(102) 旅游(103) 照相机和
录相机(104) 体育的“型”(106) 慰问旅行(107)
忘年会(108) 随伴唱机唱歌(109)

5. 模仿和仿造品	(110)
爱好模仿(110) “模仿物”和赝品(113) 庭园、 盆景(115) 人偶(116)	
6. “型”的学习	(117)
“型”的创造(117) 家元制 (118) 经营的定型 化(120) 要象个什么什么样子(121)	
7. 研究和“求道”	(123)
研究欲望(123) 业余爱好也有“段位”(125) 文 化修养讲座(126) 术和道(127)	
五、多元性和灵活性	(129)
1. 文化的多元性	(129)
场合主义(129) 多元性的形成过程(130) 文化的 多元性(132) 藩民性和县民性(134) 高级文化和 低俗文化(135) 中央文化和地方文化(136) 受传 者的多元性(137)	
2. 生活的多元化	(138)
西装与和服(138) 不同场合穿不同的服装(139)	

多型化(140)	饮食的三元性(141)	饮食的大众化
(142)	和洋调和的住房(143)	左邻右舍(144)
家和家外(145)	居室单间化(146)	
3. 意识的多元化		(147)
生活的多元化(147)	洋化和传统(148)	顺应主义
(150)	憧憬漂泊(150)	断念和代替满足(152)
幕后串连(152)	表面原则和真心(153)	
译者后记		(156)

一、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实感

1. 自我不确实感

自视的我和被视的我

日本人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笼统地可以认为这是指自己没有主见，没有独自的积极的、能动性的行动。

但这里所说的自我，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一个侧面。这是主体的自我，简称为“主我”，是自我的一面。与此相对，自我的另一侧面，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作为对象的自我，不是能动的而是被动的自我。与主我相对称为“客我”。

主我是主动行动的自己、自视的自己。与此相对，客我是被动行动的自己、被视的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被动的自

我。

客我还有两个侧面，一是作为主我的自己所看到的客我，称为“内的客我”，因为它是自己通过自身从内部观察自己的内面，并经过内省得出的结果。比如，任何人一般都有过这样的自我憎恶或自我欣赏的经验：“自己讨厌自己”，“只有我，才干得这么漂亮”等等。这不是仅仅靠自我反省、自我批评那样的逻辑式的自我分析得出来的。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自己的形象，就是自我像。

与“内的客我”相对，客我的另一侧面是他人所看到的自己，或觉得他人对自己会产生的印象。从外界所看到的自己这一意义上说，可以叫作“外的客我”。它与“内的客我”不同，“外的客我”是别人说自己是这样的人，或推测别人大概会这样看自己吧，这是他人眼中的自我像。因此，这也是复数的自我像，即复数的他人分别对自己所抱有的印象。

可从“内的客我”看到若干个面。弗洛伊德^①的意识论认为：社会规范的禁止性内面化产生超我或良心，超我的肯定性内面化产生自我理想。禁止性的超我，要求服从社会规范，即所谓追随社会一般观念的人们的平均道德意识。

可是，每个个人不只依社会规范，而且有各自的个人规范，对根据个人规范行动的自己，持肯定的态度。这样，“内的客我”有肯定性的自我像，即“肯定我”的侧面。“自己这样很好”，这就是“内的客我”的姿态。人的成长一般都是从这种“内的客我”水准出发，进一步向着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的“理想我”迈进。这种自己实现的道路，伴随着自信和自负。

^①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年)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创始人。在近代西方心理学史上居有重要位置。

而与此相对，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不行”，这是否定性的自我像，即“否定我”。这将产生带有自卑、耻辱、罪恶等意识的自暴自弃的倾向。

他人之眼和介意他人

我们兼有这样的“内的客我”和“外的客我”，两者相互渗入形成复杂的客我。比如，总是介意他人的眼神的人，“外的客我”在意识中反映强烈：“人们会怎样看我呢？”“对我的作法将有怎样的批评？”“对自己会抱好意吗？”等等，各式各样的“外的客我”经常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于是，从中出现了介意世面的世面意识、介意面子的面子意识、“自意识过剩”等以他人为中心的依赖他人的他人本位倾向。

受这种顾虑他人的意识支配的人，很难确立自己正确评价自己的“内的客我”。别人一批评自己，便相信自己是那样的。即使他人不在眼前，也会想到别人可能那样看自己。在这里，“内的客我”——以自己的思考、判断、经验为基础的评价等，受到他人“会那样看自己吧”的“外的客我”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受“外的客我”影响，“否定我”将增强。

这样，脆弱的“内的客我”、“否定我”，还同不安定的主我结合在一起。没有自信，缺乏自尊心的“否定我”，同时妨碍作为行为者、能动者的主我的确立。人，不论谁，都是从相信自己的力量、尊重自己的存在，产生行为的决断的。如果缺少这一点，不确实的“否定我”增强，主我便会“否定我”缠住手足，作为行为者的实行，便会犹豫不决。总是想，“自己这样作，别人会怎样看呢？”

日本人的自我构造，常常是“外的客我”意识强，因过分

意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产生的“自意识过剩”，影响着整个自我构造。“外的客我”意识强，压倒“内的客我”，便形成“否定我”。

比如，以为别人瞧不起自己的“外的客我”意识强，影响“内的客我”，便会产生“否定我”，以致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劣等者。自卑感，就常常是通过这样的“外的客我”的内面化形成的。

又如，一个孩子假使总受父母、老师申斥，被说成是笨孩子，便会逐渐地形成“自己是劣等生”的“内的客我”，并从这种自卑感中产生不安定的主我。从而，便会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对通过主我自行决定的能力，丧失信心，出现主我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实感，出现自我不安。这种主我的不确实感，反过来，又使“内的客我”变得不确实。如自叹，“自己无能，自己是个废物。”

自我不确实感

在不能以坚定的信心决断和实行的时候，自己这种无定见的姿态，将强化“否定我”，妨碍确立“肯定我”，从中也将产生不确实性。如想“自己倒想干，可是又怕自己干不了”。

这样，主我被“内的客我”和“外的客我”两方缠住，主体性动摇不安。此时，将从中产生自我整体的不确实感。自我不确实感，是大部分日本人共有的性格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式的自我构造的基本特征。

不确实感，作为性格的特点表现于客我和主我两面。一是倾斜于“外的客我”，一是主我脆弱。这两点，复合成为作为日本人性格特点的自我不确实感。

倾斜于“外的客我”，产生他人中心主义倾向。这表现

于在对人的关系上顾虑和客气。后面将说到的日本人特有的所谓“视线恐怖”或类似的“对人恐怖”，就是这种倾向的极端表现。

主我脆弱，表现于胆小、羞怯、多忧、孤立感、反复盘算、迷惘、犹豫等消极性的行动倾向。

这样的自我不确实感，未必经常被人意识到，但由于已被纳入日本人的自我构造之中，常常根据当时不同的情况决定着人们日常行动的方向。

主我的脆弱，从意欲方面看，意味着意志脆弱。人在行动时，需要以下几种能力：选择以什么为目的的选择力；决定选择结果，即决定目标的决定力；将决定转为实际行动的实行力；连续实行行动的持续力；进而，在持续中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决定改换别的目标的转换力；下决心中止实行的中止力。

主我的脆弱，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决定力。在重大的情况下，需要决断力，但因缺乏决断力，便出现了日本人的犹豫、迷惘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缺乏为了决定所需的判断力，而是从预想行动的结果中产生了不安，预想不安走在前面。总是不安地想：“自己选择的目标没有错误吗？”“能够顺利实行目标规定的行动，并坚持下去吗？”即所谓的“杞忧”，这是日本式的“预先主义”的一种。

这样的决定不安，是日本人在主我意欲方面脆弱的表现，其结局是回避根据自己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决定。

历史心理学的背景

如果如上所说，来自主我、客我不安定的自我不确实感，日本人表现得特别强，那么，它是在怎样的社会心理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呢？